



PROVISIONAL

S/PV. 1979
14 December 1976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一九七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下午四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达库特先生

(罗马尼亚)

理事国：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培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本哈亚勒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十五 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欢迎法国代表勒普雷特先生

主席：在开始讨论议程上的项目之前，我要在安理会的这个会议上执行一项令人欣欢的任务，我要向法国的新代表雅克·勒普雷特大使表示热烈欢迎。祝他在代表他的国家——法国——在联合国内执行重要任务时，工作顺利。我向他担保我们会向他伸出友谊的手并且积极与他合作，来共同促进联合国的宗旨。我们深信，这位卓越外交家勒普雷特大使，将会象他的前任几位英明大使一样，对我们的工作提出重大贡献，上一任的法国大使德吉兰戈先生现在就担任外交部长的要职位。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253和Add.1)

主席：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并说明他率领的代表团的组成人员。

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惯例，我提议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团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也收到土耳其和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被邀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和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提醒安理会各位理事，我们昨天在协商会议上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维达特·切里克先生出席。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切里克先生出席。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请各位注意上个星期五分发的 S/12253 号文件内的秘书长报告。秘书长今天提出了该报告的增编。这个增编刚才以 S/12253/Add.1 号文件分发给各位理事。

各位都知道，安理会面前的 S/12256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是在所有理事都出席参加的广泛协商期间议定出的。

在今天下午开会以前进行协商期间，各位理事同意安理会应在听取发言以前先把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提议立即把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法国、圭亚那、意大利、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和贝宁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的结果是：决议草案获得 13 票赞成，没有反对也没有弃权。有两个安理会理事国没有参加表决。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我现在先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他曾表示希望发言。

秘书长：安理会刚才通过一项决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次延长。该决议，除了别的以外，并请秘书长继续进行第367(1975)号决议第5段交付给他的斡旋任务。我愿向安理会保证，我会尽我一切的力量执行安理会的决定。我尤其会继续努力，使塞浦路斯两族代表早日恢复谈判。我和我的特别代表将与有关各方取得联系，以确保这些谈判是有意义的并且涉及塞浦路斯的基本问题。就象我在报告中所说的，我仍然相信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解决的最大希望在于两族代表能够举行谈判。我也相信如果僵局迟迟不能打开，基本问题将变得更难解决。因此，我将随时向安理会报告我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

我在报告内并在与安理会各理事国进行协商时都已表示我对联塞部队的财政状况的顾虑。我要在这里再次强调进一步解决联塞部队财政困难的迫切需要。我和秘书处里的同事将尽我们的力量，找出改善目前这个严重财政状况的方法。安理会各理事国如能同我协力解决这个问题，则不胜感激。这不但涉及本组织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集体责任，并且也涉及在目前的情况下落在少数国家身上的重大负担。

我希望在这一年内能向安理会报告关于塞浦路斯问题那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进展情况。

主席：谢谢秘书长作出这项重要声明。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现在请他发言。

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才能以及你对联合国事务的深刻知识是这次辩论获得成功结果的良好预兆。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知道你担任主席感到特别愉快，因为你是塞浦路斯维持非常友好关系的一个国家的代表。

我也愿代表塞浦路斯政府和我本人向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就他当之无愧地连任本组织秘书长表示诚恳的祝贺，并对他孜孜不倦努力寻求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公平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再度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

在这方面，我还要感谢两位副秘书长罗伯托·盖耶和布赖恩·厄克特以及他们在秘书处里的同事的重大贡献。

我们对于秘书长的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以极有效率，确足典范的方式执行他的艰巨而棘手的职责，也非常感谢。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普雷姆·钱德中将在过去七年中以极大的忠诚和显著的才能执行职务，在他卸除他的职务之际，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和塞浦路斯人民向他致最高的敬意。

同时我也愿对爱尔兰的詹姆斯·约瑟夫·奎因将军被任命为联塞部队新的司令，向他祝贺。我们祝他一切成功，并且在我们这方面来说，而且我们保证我们会向他提供充分的合作。

对于自愿提供了人员和经费而使驻塞部队能够继续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各国政府以及在外地服务的军官和士兵，我们再次表示我们的感谢。

安全理事会刚刚决定延长经塞浦路斯政府同意，根据安理会第 186(1964)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它是根据秘书长在 S/12253 号文件中的报告而作出这项决定的。显然地，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塞浦路斯现有的一般局

势来作孤立的考虑，因为象该报告中所明白显示的，该地局势仍很严重而且可能具有爆炸性，从而构成——象最近大会在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第31/12号决议中所肯定的——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威胁。

我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向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曾促请安理会注意由于土耳其的侵略和占领，塞浦路斯人民继续遭受的悲惨境遇，以及使局势日益恶化的一些不利发展，如果不予抑制，就会使局势更加恶化，因而威胁到岛上和敏感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和平。

这些发展便是土耳其故意造成一些既成事实，作为瓜分的序幕，土耳其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把余下来的希族塞人从占领区内驱逐出去，移入成千成万的从大陆上来的土耳其人，使该地区殖民化，显然企图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还有一些问题同样地令人困扰，这些问题是由于土耳其占领军对在该岛占领地区执行任务的联塞部队所经路途中建立的各种障碍而引起的。

从我们所收到的秘书长报告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从六月到现在塞浦路斯的局势毫无进展。恰恰相反，关于驱逐希族塞人和使占领地区殖民化，谈判的进行和联合国部队的调动自由的情况都每况愈下。秘书长的报告中曾详细叙述到一项新的令人非常困扰的发展，那就是安卡拉力图干涉联合国部队执行任务，并且用威胁、勒索和使用武力等手段来改变军事分界线之间缓冲区的现状。

把希族塞人从占领地区驱逐出去已成为一场人的戏剧。这些希族塞人生活在经常的威胁之下，每天都受到各种各样的剥夺、身体上的侵犯和心理上的摧残，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祖先留下来的家园和财产，加入二十多万希族塞人难民的行列，这些难民是在一九七四年的侵略行动中被迫迁出家园的，而且纵然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一再要求使他们安全返回家园，侵略者却继续以武力予以阻止。被驱逐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甚至那些对安卡拉的真正意向可能还摸不清楚的人，都已非

常清楚和明白，那就是不久所有的希族塞人都会从占领地区被赶出去。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到驱逐这个问题时说：

“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处境是一个使人特别关切的问题。 这些希族塞人的大部分现在已到南部去，目的显然是在寻求安全和较佳的生活条件，这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本来，预期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维也纳第三回合会谈关于这方面的协议，特别是准许联塞部队照常自由进出该地区的希族塞人住区，可以大大缓和这个问题。 可惜，一直未能适当执行这项协议，以致希族塞人陆续离开北部。”（S/12253，第 72 段）

正如秘书长所说的，“为了寻求安全和较佳的生活条件”希族塞人的逃亡——象报告中那样的说法——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不安全、没有医药护理、教育设施和迁徙的自由，并且生活在恐惧和受威胁的气氛中，他们所可作唯一选择便是逃亡。 土族塞人领导方面称这种强迫的逃亡为“自愿离开”，并且把这些不幸的人们用颤抖的手所签的几张文件叫做“自愿申请书”以图蒙骗全世界。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论点的答复是：

“经协商同意的希族塞人申请迁往南部的审查程序并没有有效执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塞部队都无法确定当事的希族塞人是否想离开北部，而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塞浦路斯谈判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协商同意的程序。”（《同上》，第 31 段）

土耳其方面对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一再提到的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人道主义协定的无耻违犯，再次证明了安卡拉当局的是非心非以及它对生活在占领地区的希族塞人的真正意图。 安卡拉当局在肯定协定中那些对它有利的条款确已执行之后，不仅忽略了协定中的其余条款，而且还公然违犯这些条款安卡拉当局和它

在塞浦路斯的工具，并没有对在占领地区的希族塞人提供协定中规定的正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便利，反而把压迫的手法、扰乱和暴力合并行使，迫使他们离开。安卡拉当局和它的代理人也没有象在维也纳所协议的一样，允许联塞部队在希族塞人村庄内自由行动，反而进一步限制该部队的行动，不许它同占领地区希族塞人的接触。

秘书长的明确说明和我所提到的事实都显然地驳斥了土耳其所作的指控，即希族塞人是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北方的。但如果土耳其方面继续坚持它的毫无根据的指控，那么很显然的，安全理事会本身就需要调查这种无法容忍的事态。我国政府宣布愿同安理会派遣到塞浦路斯的任何调查委员会合作，以便确定希族塞人从占领地区的加速逃亡——象人们所说的——是否是由于来自土耳其的占领部队和殖民者实行了各种方式的不可忍受的压迫和威胁，或者象土耳其要取信于我们的说法，希族塞人是否由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愿意离开他们祖先的家园和产业。

正如秘书处所说的，驱逐出境这个问题是“一件令人严重关切的事项”。因此，确定这方面的真正事实就成为非常迫切的事。所以我便写信给土耳其代表，请他也接着宣布土耳其的占领部队将会同安理会的这样一个委员会合作。如果土耳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他提出这种保证应当是没有困难的。他也不能说不需要土耳其的合作，因为谁都知道，是安卡拉主宰着被占领的塞浦路斯北部。

继续进行驱逐以及土耳其拒绝允许二十多万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是违犯一九四九年第四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的，加上秘书长的报告第30段中所提到的安卡拉采行的令人憎恶的殖民化政策，除了改变长久以来的塞浦路斯人口组成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土耳其这种单方面的非法行动是为了推行它的瓜分计划，并且目的在于破坏塞浦路斯，使它不能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只有从安卡拉这种一贯的目标的框架内，我们才能观察到土耳其方面在谈判桌上的态度——一种消极、拖延和说话不算数的态度。

自从通过了确定谈判程序并赋予秘书长任务的安全理事会第 367(1975)号决议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多个月了。在秘书长的主持和指导之下，在维也纳和纽约两地举行了五个回合的谈判。可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这个或那个借口以这个或那个托词来掩护，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土耳其方面在侵略塞浦路斯几乎已达两年半以后，在它正式同意参加有意义的谈判二十个月以后，仍能设法避免表示它对塞浦路斯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面——领土问题——的任何意向。甚至连土族塞人谈判人员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在两族间第五回合谈判中所作的提出关于领土方面具体建议的正式承诺，到今天还没有做到。

土耳其在谈判中的态度毫无疑问地证明，左右土族塞人谈判人员行动方向的安卡拉，对于通过谈判寻求一项解决办法并无真正的兴趣。土耳其方面只愿做出似乎要谈判的姿态。它的兴趣是在谈判过程中保留一个空架子，用作一种掩护以抵挡世界舆论为了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所施加的任何压力，也用以抵制第三方为了调解和适应所作的友好劝导——这种掩护，到现在为止，在使用意良好的第三方产生错误印象这一点上，对土耳其方面是有好处的。

我们已经很有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在第 75 和 76 段中关于两族谈判问题的意见。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那就是在他主持和亲自指导下的两族谈判，仍旧是到现在为止按照联合国决议寻求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公平和持久解决办法所可采用的最适当程序。不过，象秘书长所指出的，这些谈判必须是有意义和有结果的。这就是联合国决议的要求。这也是常识的要求。这也是现实的要求。不过，除非双方愿意经由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除非双方具有对于一项解决办法作出正确决定的政治能力，除非双方把这种谈判的程序看作达到一项目的手段而不把

它本身看作一种目的，而且除非双方遵守所有以前各个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就是秘书长在他的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的报告(S/12093)中以及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91(1976)号决议和刚刚通过的决议中所充分强调的一点，有意义的谈判是无法举行的。

安卡拉对联合国决议的违抗，现在竟同样地用到联合国部队的身上，妨碍该部队的行动自由，并且威胁其人员的生命。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些问题说得很明白：

“有三次，土耳其部队人员朝着联塞部队的方向开枪”（《S/12253，第16段》）

该报告又说：

“九月十日，36名土族塞人农民向南移动，企图耕作原先由希族塞人耕作的土地，最后并图采摘希族塞人的水果。这就造成联塞部队士兵同土族塞人农民的两场扭打，双方都有人受伤；发生扭打后，阿夫洛那村的土耳其部队向联塞部队士兵上空射击约50发。由于各方报道不同，为确定造成扭打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混合调查，没有得到结果。”（《同上，第24段》）

接着又说：

“联塞部队进入希族塞人聚居地和在该地区的自由调动仍然受到限制”（《同上，第二十八段》）

又说：

“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北部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只限于进出联塞部队在北部的营地和联络站。联塞部队车辆有限度地使用新的法马古斯塔公路；

每日有补给车队前往北部，但是车辆数目有限制，并且由土族塞人护卫。联合国民警散发社会福利金给卡尔帕斯大约十三个村的希族塞人时也受到类似限制。联塞部队的联络队每周访问凯里尼亚区的希族塞人村庄，同样，也有土族塞人的警察陪同，与村民会面时他们也在场。”（《同上，第42段》）

我国政府深为关切的另一个问题是缓冲区问题。这个问题在秘书长的报告第19段至26段中说得很详细，也显示了安卡拉的专横和贪婪。安卡拉于继续违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把共和国的百分之四十的领土置于它的侵略占领之下以后，现在想要攫取更多属于希族塞人并由希族塞人耕种的土地，希族塞人正想靠侵略者剩下来的一点土地来谋生活。

土耳其在这些地区的专横和挑衅行为，对塞浦路斯的和平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根据的基本原则，都可能发生严重影响。因此，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报告第19段中对这件事所表示的意见，该段说：

“停火的基本因素是，双方都不能在其前缘军事防线以外行使权力或管辖，也不得越过此线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样就在停火线之间地区维持了现状（包括无辜平民的活动和财产权的行使），而不妨害最后政治解决对该地区的处置。”（《同上，第19段》）

就这件事来说，塞浦路斯政府有理由期望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将会继续支持该项原则。

安卡拉对联塞部队的态度，象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说的，目的在于把该部队的任务改变成为对安卡拉专横态度的一个消极观察者，我确信这是同本安理会和联塞部队司令部的立场相反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种同联塞部队的任务和职

责直接密切相关的问题，安理会是不能忽视的，也不能认为是同部队任务的延长无关的。

我国政府充分认识而且高度赞扬联塞部队为了塞浦路斯的和平并且——还应当记取这一点——为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和平所担当的有用同时的确也是必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同意把该部队的任务，象秘书长建议的，再予延长六个月。我们所以同意，是由于这样的了解，即这种延长意味着联塞部队由此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按照它的任务需要来适当充分行使它的职责。这包括有效保护缓冲区和根据保障在占领区内的当地希族塞人福利的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维也纳人道主义协定，执行交付给联塞部队的任务。我们坚决相信安全理事会本身愿意加强秘书长对于在报告中所说的那些使联塞部队遇到抵抗或遭遇困难的特定事项，指导该部队行动的职权，因为本安理会才是秘书长在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时，能够要求支持和指导的所在。

我现在愿意谈谈一个很显著的人道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使我国的大部分人民非常痛苦。我所说的是塞浦路斯悲剧的非常惨痛的一面——失踪的人们。我这样做，并不是想要讨论失踪的人有多少还活着这个问题，也不是想对造成——除了其他种种不幸局势之外——我现在所说的局势的事件有所责斥或试图予以谴责。我的关切纯属人道主义的。

大家也许记得，大会在其第 3450(XXX)号决议中曾请秘书长“作出一切努力，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密切合作，协助寻找并清查塞浦路斯境内……失踪的人”。然而秘书长说：

“……使人深为关切的是，尽管我的特别代表和国际红十字会不断努力，对于作出安排，寻找一九七四年事件发生以来失踪人士的下落，或者查出他们的埋葬处所一事，迄今仍然毫无进展。”（《S/12253, 第 74 段》）

我愿向安理会各理事国保证：我国政府向秘书长提供充分的合作，以完成根据前述决议所赋予他的任务。可是，我很遗憾地要说的一点是，即令对于这个纯属人道主义的问题，土耳其方面的反应也是完全消极的。在停止积极的敌对行动两年半之后和通过第3450(XXX)号决议一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失踪人士的亲属们打听亲人下落的活剧。

我不认为有什么人会不承认这些家庭有得知亲属下落的基本人道需要。有谁反对应当找出所有的证据，以便确定每一个失踪人士的命运？因为使这些亲属知道事实——全部的事实，纵然可能是痛苦的事实——并设法面对这种事实，总比在不确定和疑虑的情况下感到极度的痛苦好一点。我确信没有人会反对这种论断的，而且我也确实认为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容易做到的事，因为人类的痛苦是没有国界或国籍之分的。

秘书长在他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的报告(S/12222)中说，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愿意指派调查机构的成员寻找这些失踪的人或找到他们的埋葬处所，如果要求红十字会这样做，而且对这个调查机构提供充分合作的话。

我愿代表我国政府重申它同这个调查机构充分和无条件合作的庄严保证，而且我请土耳其代表为了人道上的理由，挺身而出保证他的政府在这项纯属人道主义的努力方面的给予合作。

我愿请再补充的一点是，应当委托这个机构调查所有各方向它提供的一切案件，同时在塞浦路斯政府控制的地区内和土耳其军队控制的地区内，以及在一九七四年侵略事件发生后许多塞浦路斯人被运去的土耳其境内，都应当容许有必要的行动自由。

由于土耳其对联合国决议表示轻视而使塞浦路斯危机延长，安理会和塞浦路斯人民应同表严重关切，因为塞浦路斯局势和所引起的超越了塞浦路斯范围各项

问题，以及塞浦路斯人民所受的苦难，不仅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同时也是向本组织的效能提出严重的挑战。我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对土耳其的军事占领和对塞浦路斯内政的严重干涉继续作消极的姑息不仅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也严重危害到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整体结构。

如所周知，大会由于认识到它依据《宪章》所负的责任，而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十一月十二日第 31/12 号决议，它依据这项决议重申它的第 3212(XXIX) 号和 3395(XXX) 号决议，要求即刻执行这些决议，并且希望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适当步骤，执行它本身对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已予认可的第 365(1974) 号决议。

我愿促请安理会注意大会的这一最新决议，并愿指出一点，那就是，塞浦路斯人民，和国际社会都认为他们有权利期望安全理事会将充分履行《宪章》规定它在这方面所负的责任，因为我们的信念仍然是：达到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的最适当而有效的途径是通过有效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

因此，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不久将有机会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本身的职责和自尊，郑重考虑采取有效措施来执行它自身的强制性决议。

主席：我谢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切里克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开始发言。

切克里先生：主席先生，我谢谢你和安理会每一位理事给我向安理会发言的机会，让我表达土耳其人对塞浦路斯冲突现状的看法。同时，感谢阁下在上星期进行巨大努力，施展卓越的外交手腕，保证了任务期限的延长，使大家同意刚才通过的决议。

请容许我代表土族塞人感谢秘书长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所进行忠诚不懈的努力，同时祝贺他连任秘书长的职位。

我们还要向秘书长的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和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道谢，他们执行他们的重要职责时，公正无私、极有效率，可为大家的模范。我要借此机会对已卸任的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普雷姆·钱德中将致谢，对他过去七年来有效而公正地执行艰巨的任务，表示赞扬。

借这个机会，我还要欢迎新任的部队司令奎因少将，并保证在他执行今后的困难任务中，我们一定同他充分合作。

最后，我要向联塞部队全体官兵为维持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为塞浦路斯部队慷慨出兵和出钱的各国，表示感激。

在开始我的发言以前，我要就刚才通过的决议作一个评论。

除了我们理当加以评论的其它各点以外，决议中提到“塞浦路斯政府”这个不存在的个体，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众所周知，不论在事实上或法理上，都没有一个代表全岛或在行政上控制全岛的塞浦路斯政府。事实上，岛上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行政当局——北部的土族塞人行政当局和南部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因此，提到“塞浦路斯政府”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提到那个政府会使人误解。

我得到塞浦路斯土耳其联合邦总统，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的指示，要我转达各位，总统已认可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六个月的决定；联塞部队曾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

奎利亚尔大使，正式征询过他的意见。不用说，土族塞人在这方面一向是愿意恢复两族间对话的。

我们对联塞部队表示充分的支持与合作的意愿，并希望能尽早把那份已经通过谈判且进入签字阶段的正式记录完成最后的程序，从而解决目前联塞部队在北部关于驻军执行任务及调度时可能存在的任何困难。

由于这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会通过第31/12号决议以来，我首次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言，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对该项决议作一评论。众所周知，一个月前当大会详细辩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时候，塞浦路斯的争执的主要两方之一，土族塞人，很遗憾地没有得到平等或充份的机会参加这次辩论。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评论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最近通过的决议，并简单地说明土族塞人的一方不能接受这个决议全部条文的理由。

但首先我要表示，我们并不希望以一个小族或小的联合邦的身分来企图公然反抗联合国。相反地，我们对本组织和它通过的决议极为尊重。我们完全同意联合国一些决议中主张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个主要的原则。我们相信，塞浦路斯必需保持其为一个独立、主权和不结盟的国家。我们支持两族间的对话，并深信这的确是寻求永久解决争执的最佳方式。因此，我们的争执是同马卡里奥斯行政当局之间的争执，而不是同联合国之间的争执。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大会最近这一次的决议，理由如下。

首先，土族塞人以平等的地位和希族塞人一起参加辩论的要求已遭到拒绝。这是我们强烈反对的一点。鉴于事实上塞浦路斯并没有一个代表塞浦路斯整体发言和采取行动的中央当局；考虑到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平等伙伴和共同创始者；而且，事实上我们是塞浦路斯争执的主要双方之一，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充分参加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为塞浦路斯问题进行的辩论。遗憾的是，第三十一届会议拒绝给予我们这种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合理地期望土族塞人赞成一个它未出席而通过的决议。

其次，我们认为大会的决议是完全过时的，因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没有照顾到大会自从通过了前一次决议以后的一些重要发展；说得更具体一点，它完全忽略了在维也纳实际上已达成随后并在塞浦路斯得到执行的协议。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相信，在塞浦路斯问题的范围内，大会的决议，正如该决议中执行部分第五段的主旨所说的，应该不影响或预断安全理事会的讨论。

尽管希族塞人方面或许有理由加以掩饰，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塞浦路斯问题的某些方面已有了巨大进展，而其它部分实际已告解决。

难民问题就是如此。尤其是过去一再出现的土族塞人难民问题，实际上依照第三回合维也纳对话所达成人民志愿交换的协议，那个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土族塞人平安而安全地住在北部；同样地，大批希族塞人住在南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尚在北部地区的希族塞人不到百分之零点二五，他们也已认识到塞浦路斯存在两个分开的地区，任何最终的解决都要根据这个事实。希族塞人提出迁往南部的申请，表明了他们希望与希腊人一齐生活。因此，让一切失所的人回到他们从前的家园这个办法，不仅从已经执行的人民志愿交换的角度看来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也阻碍了塞浦路斯问题的永久解决。难民问题剩下的部分可以而且将在全面解决政治问题的范围内处理。

宪政与领土方面的问题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希族塞人方面后来又加以否认，但在第三回合维也纳对话中，大家对于两区联邦的办法在原则上有了广泛的了解，而且中央政府具有双方同意的权力，由两族遣派同等数目的代表参加。

关于从岛上撤出外国部队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七五年和今年，部队已经大量撤出了。但是应该认识到，在土族塞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获得有效保证，塞浦路斯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以前，是不可能撤出全部土耳其部队的。目前土耳其部队在该岛驻军是土族塞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唯一有效保证。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当两万名希腊大陆的部队潜入该岛，援助希族塞人搞希塞统一运动，因而实际上占领了全岛的时候，土族塞人是当时希腊残酷地进行武装进攻的唯一受害

者。我们迫切期待该岛有一天不再需要任何种类的任何部队。

基于上述的原因，土族塞人方面认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31/12号决议的某些部分是与塞浦路斯的现实完全无关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我要就刚才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发言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一个评论。

失踪人士的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遗憾的是它被希族塞人用来作为宣传的题目。实际上两族都有失踪人士的问题，就土族塞人方面而言，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猛烈进袭的时候就发生了。在那个月内以及在希族塞人压迫下的其后几年，许多土耳其人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在路途上，甚至在医院里，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劫持了。S/6228号文件所载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第117段和S/7350号文件所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第76段中，证实了从一九六三年事件以来，土族塞人有两百名失踪。登克塔什先生在当时给克莱里季斯先生的许多信中，询问失踪人士的命运和下落，但至今为止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发生了希腊策动的政变后，又增加了六百名失踪的土族塞人。这些失踪者的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其中还包括在襁褓中的婴儿和幼童。失踪人士的名单已经散发给各有关的国际组织，要求它们协助寻找。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希族塞人的行政当局至今不肯报告这些失踪者的命运。鉴于阿洛阿·桑达拉里斯和马拉萨等地发现了数百名土族塞人的集体坟墓，不难猜测这些人遭遇的悲惨命运了。打开南部的一个集体坟墓的要求——联塞部队知道确有此处——也遭到希族塞人当局的拒绝。据我们所知，这个集体坟墓是在塞浦路斯的南部另一个土耳其的村落，托霍尼（塔斯肯特）。因此登克塔什总统不能不告诉失踪的土族塞人的亲人们，那些至今仍无下落的人，很不幸地，只能算是已经死亡了，这是唯一可以缓和那些人痛苦的办法。

虽然有关失踪者的每一件事都已向希族塞人方面交待了，但遗憾的是他们仍坚持利用失踪者的问题，和这些失踪者亲人们的痛苦。登克塔什总统和克莱里季斯先

生在地方一级和维也纳召开的两族间对话的许多讨论中都谈到人口失踪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登克塔什总统明白地告诉克莱里季斯先生，土耳其当局手中已没有“失踪者”和／或被拘留者了。国际红十字会最后也确认，在战争中被押到土耳其的俘虏已全部送回给希族塞人当局了。这是由塞浦路斯国际红十字会首长霍夫曼先生证实的。

有人曾向希族塞人方面提出一个很有道理的建议。就是劝他们不用在土族塞人地区内寻找失踪的人，而应该拘留一九七四年犯政变罪的那些人，那次的政变才是造成他们失踪的原因。事实上，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到十九日尼克斯·桑普森的政变中二千名希族塞人被杀的事件发生在土耳其干预之前，这是外国和希族塞人的新闻报道和目击报告早已证实的。

因此就土族塞人这方面而言，人口失踪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问題。

关于缓冲地带所引起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可总结如下。正如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登克塔什总统与奎利亚尔大使来往信件中所说的，缓冲地带或我们称之为无人地带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将通过两族对话，由双方达成的相互协定中决定。

基于纯粹人道的理由，我们力求在安全考虑允许的范围内便利该地带内的农业活动；但我们决不允许希族塞人方面过去为达到巩固既成事实的目地而采取的作法。不用说，我们在这方面将继续与联塞部队合作。

希族塞人方面还炮制一个人造的危机，以期把塞浦路斯说成他们维持生活的地方，使他们有理由向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投诉。

希族塞人方面另一种经常重复的说法是塞浦路斯北部的所谓殖民化。这个题目的真相早有联合国的记录可查。此地我们只要这样说明就够了：前往塞浦路斯北部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现在安全情况较好，适于经济发展，因而回到家园去定居的土族塞人；另一种是我以前说过的，暂时以技术或非技术工人的身分在塞浦路斯作短期居留的人。这里有需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四年年尾到一九七五年年初期间前往塞浦路斯的人现在已经离开该岛了。

另有一件事也是不断被希族塞人利用作为宣传材料的，这就是希族塞人从北向南的迁移。我要最强调地声明，绝无从北部强迫驱逐希族塞人的事情。所有居住在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都同土族塞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他们享有迁移的自由，只受到最低限度的安全预防措施的限制。

在维也纳的第三回合两族对话时，曾达成一项交换人民的协议，按照这项协议，希族塞人方面容许住在南方的土族塞人迁往北方，而土族塞人方面也容许希望南迁的希族塞人迁移。因此塞浦路斯土耳其联合邦的政策是准许申请南迁的希族塞人或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安排，或由土族塞人当局直接安排，依照他们的愿望进行迁移。这也是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证实的。然而希族塞人对这事件继续纠缠，提出毫无根据的控诉。联合国的希族塞人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因为缺乏说话材料，最近居然不惜自我嘲弄地——我们觉得大可不必如此——说希族塞人被迫迁往南方原因之一是不堪土耳其人的求婚。S/12243号文件中就载有这个说法。其实，宣传也该有个限度。

事实上，希族塞人南迁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从下列的理由得到南迁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结论。

首先，他们认为分治是一个现实。他们认识到，塞浦路斯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以两地区联合为基础，因而，他们或许觉得他们在南方的同胞间才有较好的前途。

其次，他们愿意同南方的家人或希腊同胞共同生活，因为彼此有共同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的联系。

第三，马卡里奥斯呼吁长期斗争并在南方建立民兵部队，这使他们感到焦虑，促使他们迁往自己感到一当塞浦路斯再次发生任何事情，将更加安全的地区去。

简单地说，他们迁往南方是因为土耳其人到了北方。这毋宁是由于希族塞人的希塞统一政策，视土族塞人为仇恨、蔑视的敌人，造成两族间多年来的敌对状态，因而形成的自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两族在明显的两个地区内形成不同集团，是本世纪初开始

的一个演进程序，继续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

例如，一九一一年，土族塞人住在二百三十个混合村和八十五个纯土耳其人村内。到一九四六年时，有土耳其人居住的混合村，数目下降至一百六十二个，而纯土耳其人村的数目上升至一百一十个。到一九六〇年，塞浦路斯独立时，有土耳其人居住的混合村数目下降到一百零二个，而纯土耳其人村的数目上升到一百三十个。一九六三年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社区发动攻击后，有一百零三个村子的土族塞人被驱逐出村，因而有土耳其人居住的混合村，数目减少到四十八个，而纯土耳其人村的数目是一百零五个。

上列的统计数字指出，今天土族塞人住在北部的一个地区而希族塞人住在南部的另一地区的局面是多年来趋势发展的结果。一九七四年的政变进一步加强了两族的重组的工作；因而造成今天两个截然分明的地区。

虽然希族塞人自愿地向南迁移，他们却声称他们是在土族塞人当局的压力之下迁移的。事实上希族塞人南迁并作这种声明的理由有如下述。

希族塞人是在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压力下被迫留在北方，这可能是由于内部的政治原因。因此当他们到达南部的时候，为了怕被当作叛徒，他们感到也需声称他们是在土族塞人的当局压力下离开北方的。其实，正如在圣巴纳巴斯教堂三名教士的案件那样，我们常常陷在一种很困难的处境中。这三名教士直接向我们，也通过国际宗教组织，申请迁往南方，但希族塞人的报纸仍旧在新闻标题上宣称这些人是被迫迁往南方的。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可能因为政治理由而不希望这些人南迁，但我们不能为这个理由而违反这些人的意志把他们拘禁在北方。

由于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从北方自动迁离的希族塞人拒绝给予重建贷款和其它利益的政策，他们便不得不声明他们是在土族塞人当局的强迫下迁离的。尽管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使用这种和其他直接、间接的压力和恐吓，但是正如在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中第31段所说的那样，从北部迁移的人中几乎四分之一是直接向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申请的。

但是，鉴于不断有希族塞人被逐出北方的说法，我们很乐于见到有独立而公正的机构对希族塞人的自愿申请进行调查和证实。正如秘书长的报告第 33 段所肯定的，塞浦路斯土耳其联合邦已同意扩大在亚卢萨的联塞部队联络组中心，并作出安排使联塞部队人员能与任何申请迁往南部的希族塞人私下自由谈话，证实申请是出于自愿的，并在必要时提供交通协助。此外，在协议实际签字以前，我们授权国际红十字会来执行这种调查，以证实迁移是出于自愿的性质。

关于仍旧居住在北方的希族塞人的生活状况方面，希族塞人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居住在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享有同样的自由，包括只受最低限度的安全预防措施迁移的自由在内。正如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中第 38 段所肯定的，塞浦路斯土耳其联合邦已增加希族塞人迁移和旅行的自由、改善他们的教育和卫生设施。

在教育方面，正如秘书长的报告第 35 段中所肯定的，包括一所幼儿园在内的全部小学——该村的幼儿园在任何标准下可算是十分豪华的——都已经开学上课了。每三十名学童有一名教师，这个比率远优于一般国际标准，更不用说是优于在南部希族塞人控制的地区了。

在卫生方面，报告中也肯定了希族塞人享有一切必要的医疗设施的事实。希族塞人接受北部卫生中心及医院免费治疗的人数超过一千名以上。

关于农业方面，秘书长的报告第 39 段中又肯定地说，土族塞人当局以适用土族塞人的市场现价购买希族塞人农民的农产品。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塞浦路斯土耳其联合邦已尽一切可能改善北部希族塞人的生活状况。然而同样的事在希族塞人当局方面却并不如此，他们对那些不幸居住在南部的土族塞人的待遇是远低于最低标准的。下面的话是从两位希族塞人政党领袖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一次电视座谈讨论中引录下来的。

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克莱里季斯先生说：

“我们必需切实地解决南部土族塞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早就该作的事。

“例如，共和国的预算应当包括一项改善在〔政府〕控制下的土耳其人的生活状况的规定。这是过去没有作到的。必需让土族塞人感到他们的生活是生命及财产都有保障的生活。但这还不够，他们还必需工作。还必需给他们经济发展的机会。必需让他们享有在共和国控制下的地区内迁移的自由，因为他们应该能够出售自己的产品。

“塞浦路斯应该解决这些土耳其人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国民警卫兵，不要把土族塞人看作是希腊人国家的”或天然的“敌人”。

另一位领袖，塞浦路斯进步党领袖，帕拜亚努先生说了下面的话：

“应该让南部的土耳其人有安全感，让他们能把自己看作是共和国的平等公民。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需以对待希族塞人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土耳其人必需与希腊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当他们的安全受到危害时，对那些犯法的人，那些参加反土族塞人活动的人，必需加以严惩。”这些待遇其实从未实现过。

而且，虽然希族塞人在结束了他们的生意，卖掉了他们的产品后，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动身南迁的，但南方的土族塞人向北迁移却只获得一个月的期限。从南部迁出的土族塞人时限的短促显然给我们造成严重的人道方面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也为北方的希族塞人定下同样的期限，那末现在他们几乎都会全部迁离了。

此外，正如秘书长的报告第34段中肯定的那样，土耳其联合邦准许南迁的希族塞人携带他们自己的东西，而迁离南方的土族塞人却不准这样作。他们只能带一小箱衣服和最少量的个人物件。甚至连英国主权基地区域内土族塞人留下的财产也不准交还给土族塞人，因为希族塞人的行政当局不准英国当局移交这些财产。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不顾维也纳的协议，不准把财产交还土族塞人，结果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土族塞人的财产和设备就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基地上腐烂糟塌掉了。最近，通过联合国和塞浦路斯的英国当局，有一项申请是要求把搁置在基地上的土族塞人的

运货平台车交还，以便作为土耳其地震紧急救灾之用。但是，连在这样例外的，有人道需要的情况下，归还运货平台车的迫切要求也被希族塞人当局所拒绝了。同样的，要求批准把埃伦科伊土耳其村围地的预制房屋迁移，迅速送往土耳其地震的受灾区，也被拒绝了。而拒绝这些要求的人，今天居然在这里控诉北部的人道问题。

可是，我认为现在还不是在这里指责归咎的时候，我要谈一谈塞浦路斯冲突的实质内容。

安全理事会六个月前（今年六月）就此问题开会以来这段期间的特点是：希塞方面经常诉诸国际讲坛，对土耳其和土族塞人进行虚伪而恶意的宣传运动，力图避免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两族谈判，并企图歪曲塞浦路斯问题的两族性质。这一切行径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不可避免地自然是两族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尽管塞浦路斯争端显然是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之间的两族问题，特别是，尽管塞浦路斯问题的宪政方面基本上是关系到两族的事，希族塞人当局的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竟于上个月在大会上大言不惭地说：

“塞浦路斯问题不是一个两族间的分歧”（A/31/PV. 61，英文本第78页）
我对对方非常尊重，但我必须指出，对这一点我不同意。

如果争端的一方坚持不承认另一方为其对手，两族谈判怎么会取得进展呢？如果当事一方一边口口声声说什么支持有意义的两族间对话，一边却坚持在国际上唱独脚戏，那怎么会有和解的希望呢？

无视土族塞人社区及其行政当局的存在，进行不符事实的宣传，搬弄无谓的辞令，并不是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正确方法。我们真诚希望，希族塞人方面会了解到这种态度是无用的，从而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行严肃而有意义的谈判。不用说，土族塞人方面随时准备恢复谈判。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谈判桌。

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达成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要两方面才能达成一项协议，我抱憾地说，我们的希腊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谁是他们的另一方面。只要他们坚持把塞浦路斯问题看作是要由土耳其和所谓塞浦路斯政府之间来解决的国际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可能。如所周知，塞浦路斯问题并不始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土耳其的干预。因此，照希族塞人方面似乎要求的，恢复到一九七四年事件以前的状态，并不能解决问题。

确实，只有自一九七四年以来，由于土耳其干预和土耳其部队进驻塞岛的结果，塞岛许多年来才第一次实现了和平和安定。这一事实已由公正不阿的外国观察家

所证实。 联合王国全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弗利特街分会秘书麦克莱恩先生，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的一次访问中指出：

“全岛——不只是北部，而是全岛——的现状，今天比多年以来，包括英国政府负责统治该岛的大部分时期，都更稳定与安全，那时你们还有着塞浦路斯争取自由民族组织。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只需到这里来亲眼看一看就行。”

由于建立了均势，塞浦路斯今天已没有战斗，这也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今天，没有在路上不分军民地杀害土族人；没有对土族社区的突然袭击；土族塞人不再受制于希族塞人，这是同过去二十年间的局面不同的。 今天，终于有了一个持久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一个真正的基础。

就象联合国各项决议所确认的，只有通过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谈判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我们不相信，经常诉诸国际讲坛会大有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相反地，如过去两年所显示的，这种行动只会扰乱和阻碍谈判进程，理由是：认真而有意义的谈判，同国际讲坛上偏袒一方的辩论和单方片面行动是背道而驰的。

不幸的是，我们要求希族塞人方面采取自我约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一切呼吁，他们竟充耳不闻。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立法大会的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通过，最近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S/12240）散发——除了别的以外，要求根据维也纳协定和布鲁塞尔协议，设立联合小组委员会，并且不再迟延地迅速恢复两族间的谈判，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希族塞人方面的任何反应。 我们一再提出的关于成立临时联合联邦政府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希族塞人方面的任何积极反应。 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将大有助于使塞浦路斯的局势正常化，并防止两族的进一步分离。

在我们土族塞人方面表明我们愿意和准备恢复两族谈判的时候，希族塞人方面却倾向于使问题国际化，而且连谈判进程都力图加以破坏。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国际讲坛上，却把这么少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那么需要的两族对话上。 如果把这样浪费在激烈而无谓的辩论上的时间用在有效果的两族对话上，时间就会得到更好的利用，而且我们这时很可能已经

解决了我们的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

每当两族谈判的参加者快要达成协议时，所达成的和好关系都受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及其一伙的破坏。例如，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谈判的第三回合上，对于分成两个区域的办法——一种松散的联邦形式——已经达成广泛的谅解，在这种办法下，两个区域都能平等地参加中央政府，双方并已就问题的领土方面交换了地图，双方还自愿交换居民，作为走向建立分成两个区域的联邦的第一步。那时确实存在着早日解决问题的真实可能性。但因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顽固拒绝接受并执行他的代表在谈判上所达成的协定，一切希望全都破灭了。希族塞人领导为阻挠通向早日解决问题的进程所采用的各种策略和手法是众所皆知的。

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谈判的第三回合以后，克利里季斯先生在回到尼科西亚的以前和以后，都受到希族塞人方面报纸的猛烈攻击，使得他不得不否认他已同土族塞人对话者达成任何原则性协议或其他协议，而且还不得不声明他在领土问题上没有提出任何地图。因此，正是希族塞人方面所采取的这种消极态度，才使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至九日在纽约举行的两族谈判的第四回合归于失败。

在纽约出现僵局几个月以后，随着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外交部长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签订布鲁塞尔协议，恢复谈判的新希望才告出现。在维也纳谈判的第五回合上，达成协议在布鲁塞尔协议的范围内，交换建议并设立专家委员会，以解决塞浦路斯在宪政和领土方面的问题。但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又一次决意破坏谈判并阻挠通向解决问题的任何进展，制造了人为的危机，最后使格拉夫戈斯·克利里季斯先生辞去希族塞人对话者的职位，并于其后从政坛上完全消失。

目前需要的是有助于进行建设性和有意义谈判的气氛。希族塞人领导不断作出的进行长期斗争的呼吁；希族塞人报纸关于成立民兵部队的新闻报道的再度出现；希族塞人方面的擅用政府职权；孤立土族塞人社区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希族塞人方面要求要开始谈判，就得恢复它在一九七四年以前的立场——那就是：希族塞人方面坚持多数统治，土族塞人社区的地方政府拥有最小的权力，那时候土族塞人

社区是在希族塞人的统治和压迫之下——；所有这一切当然无助于创造有益于恢复谈判的气氛。

只提两个出版物就够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希族塞人日报《自由爱好者报》——顺便提一下，这家报纸是马卡里奥斯当局的机关报——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舆论报》，强烈主张恢复一九七四年以前的希腊立场。这一新的发展不仅是令人沮丧的，而且是令人惊恐的和危险的，如果继续下去就会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破灭。希族塞人方面的这种态度当然是不切实际的。除非希族塞人方面停止把塞浦路斯看作是希腊的一个岛屿，除非他们愿意同我们分享政府权力，除非他们准备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伙伴，否则就不可能达成任何解决办法。

不幸的是，目前希族塞人领导还在耍弄旧的一套手法。看来他们并没有从他们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什么教训，希族塞人领导中也有象格拉夫戈斯·克利里季斯先生之类有远见的人，他们曾经指出这种手法是无用的，他们并曾公开指出，由于希族塞人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政治利益和蛊惑人心的宣传，许多达成和解的机会都消失了，——这样的人们却迅速被革职了。希族塞人当中，也有有勇气表明反对他们的领袖的过时政策的人，象泽农·斯塔弗里尼季斯先生这样的人，但也很快就被禁止发言，并受到专横的迫害，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本人，在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最近一次辩论中，向我们提供了极为可靠的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和从前一样，由于希族塞人领导执行倒退政策，早日解决塞浦路斯冲突的一个机会，又要从我们手中溜走。显然希族塞人方面并不希望实事求是地解决塞浦路斯冲突。现在也许应该研究一下，到底希塞人方面真正要的是什么。

首先，它意图使塞浦路斯问题继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以便拖延这个问题的解决，希望终能对土耳其和土族塞人社区施成压力。这样看来，它经常利用国际讲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而是正好相反，如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最近所承认的，他说：

“我不认为联合国有利于塞浦路斯的新决议会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但是，除了维护道义之外，我们利用这个国际组织及其有关决议，便使我们的问题始终受到人们的注目。”

这个说法刊登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塞浦路斯邮报》上。

使塞浦路斯冲突延长，可能有助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他的几个亲密助手延长他们的政治生命，但却肯定违背整个塞浦路斯的利益。

其次，希族塞人方面正试图瓦解土族塞人社区，否定其存在，通过经济封销把它在世界上孤立起来。他们企图破坏国际上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贸易，他们力图阻挠旅客前往塞浦路斯北部访问，他们努力防止承认土耳其当局发出的护照和邮票——这些只不过是希族塞人在这方面的阴谋诡计的几个例子，目的是要迫使我们屈服。这种态度不只拖延了谈判的恢复进行，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进一步的分离，迫使我们采取新的措施来避开希族塞人方面所遵循的政策严重后果。

希族塞人领袖确实必须认识到：是他们自己力图孤立土族塞人社区，所以他们应对不幸日益加深和永久化的分离局面负责。如果一任这种归咎于我们的无国家状态持续下去，如果土族塞人社区的生存——且不提平等地位——受到否定、解决希望仍将是十分渺茫的。

希族塞人拒绝让土族塞人参加政府，目的在维持他们的所谓塞浦路斯政府的非法地位。因此他们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成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的献议。用这种方法，他们希望维持他们在国际讲坛上的独占地位，希望他们能够防止土族塞人社区在平等基础上参加有关会议，从而在国际场合上压制土族塞人的观点，在利马、科伦坡和令人遗憾的，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中的辩论，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希族塞人方面企图剥夺土族塞人参加国际会议的合法权利，只会使争端延长。只要马卡里奥斯一天被看作是合法的国家元首——顺便说一句，二十多年以来，他始终企图破坏这个国家——达成解决办法的前景就一天不太光明；因为只

要马卡里奥斯当局被承认是整个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他就会继续搬弄他的出了名的词令，说什么塞浦路斯被“侵略”和被“占领”啦，非法军队进驻该岛啦。他将会继续制造虚假的印象：说当土耳其军队于一九七四年来到塞浦路斯时塞浦路斯还是一个“乐园”，在那里，希土两族和平友好地住在一起。他会继续宣称，说只要土耳其军队撤退，塞浦路斯就会一切恢复常态。从希族塞人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对的；但就我们来说，他的目标一旦实现，就等于是将作为塞岛一个独特整体的土族塞人社区完全消灭。除非能在分成两区的解决办法中得到实际的和具体的保证，除非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历史重演，否则第二个黎巴嫩悲剧就可能在塞岛出现。

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途径，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那里有个两族的社区，从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处于冲突状态中。今天，问题在于怎样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来结束冲突，并使这两个民族能在岛上和平相处。这是一件重新安排我们家务的事，通过这种办法，一方将不能统治或者压迫另外一方。

在寻求一项解决办法时，必须考虑到岛上什么实际情况呢？

首先，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于一九六〇年由两族行使他们共有的自决权建立的。这个共和国是建立在这两个民族的伙伴关系和平等基础上的一个二元民族国家。但是，不幸地，希族塞人社区，如其日后所表现的，并没有把这个独立的国家看作是一个目标，而只是把它看作是达成把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起来这个目标的一种手段。这样，独立后不过三年，希族塞人社区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领导下，公然违反了共和国据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完全无视其合伙者的合法权利，策动一系列大家都知道的事件，目的是在瓦解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并消灭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土族塞人社区。

一九七四年土耳其的干涉并不是侵略，而是为了防止将一种侵略变成既成事实。这种侵略从一九六三年起就已发生，以一九七四年七月的政变为其最高潮。因此，土耳其的干涉不是塞浦路斯问题的起因，而是塞浦路斯问题招致的结果。换句话说，这是希族塞人和希腊不惜牺牲土族塞人社区，把塞岛和希腊合并起来的政策的

的结果。要不是一九七四年土耳其的及时干涉以及政变前十二年间土族塞人的英勇抵抗，今天就不会有土族塞人社区的存在，更不必说独立的塞浦路斯国了。

自从一九六三年希腊侵略土族塞人社区以来，塞浦路斯就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行政当局，各自对本族社区和地区行使专有的控制和权力。岛上两族社区和它们各自的行政当局的存在，也受到三个保证国土耳其、希腊和联合王国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在日内瓦签署的宣言以及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承认。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得去年十二月联合国和土族塞人方面签署了那项议事录。

一九七四年以后，把土族塞人当局改组为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已成为非作不可的事，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土族地区的日益增长的行政需要，土族联合邦的宪法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八日交由公民投票表决，受到土族塞人社区全体一致通过。由于最近在塞浦路斯北部举行普选的结果，土族联合邦已经取得一种新的和重要的法律根据。土族塞人社区绝不愿意回到一九七四年以前迫使它力求生存的那种恶劣局面里去。

因此，希族塞人领袖越早承认土族塞人社区及其当局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越快会有和解的进展。这些都是任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中所必需顾到的实际情况。

土族塞人社区并不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只要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所要的只是作为体面的人，生活在我们的祖国，不受任何压迫、歧视和痛苦，这些，我们从前不幸都经历过了。这毕竟是我们的权利，正如这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一样。我们在过去蒙受了过多的痛苦。我们深知被人统治是什么滋味。我们深知无家可归和贫困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不愿意看到过去对我们所犯的不义行为将来会再重演。这就是我们力争的东西。

土族塞人社区被迫为自决权进行斗争。我们深信，联合国会确认我们的自决权利，并且深信，安全理事会将不容那些妄图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的人们所利用。

土族塞人是为他们本国的独立而进行了斗争。作为一个民族社区，我们确实感到骄傲，我们在面对另一个国家企图消灭我们的社区、并吞我们的国家的罪恶图谋时，不惜重大的牺牲和人命损失，成功地维护了塞浦路斯的独立。过去我们不能忍受别国并吞我国的企图；将来我们也绝不容忍这种企图。

土族塞人社区进行了斗争，反对那些滥用政府权力、试图破坏我族社区的宪政平等权利的人们。我们决心捍卫我们的平等地位，因为我族的生存以及塞岛的独立都取决于这一平等权利。

希族塞人方面时常指控我们没有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具体建议，其实他们自己才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或有一点点切合实际的建议。同希族塞人的指控相反，土族塞人的建议都是明确而清楚的，而且全然是切合实际的。土族塞人的各项建议已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作为联合国的一份正式文件（S/12093, 附件B）散发，各位都可以拿来研究一下。针对问题的宪政方面，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分成两个区域的联邦，由一个土族联合邦和一个希族联合邦组成，并设立一个中央联邦政府，拥有双方协议的权力。鉴于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相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塞浦路斯的独立以及两个民族社区的安全和合法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关于问题的领土方面，我们的立场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不把两族的人数或目前对我们有利的实际占有的土地大小，看作是决定两个联合邦分别管理的地区的唯一有关因素。两族的安全和经济需要都是必须顾到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建议中指出，土族联合邦在经济上必须是能够生存的，以便对土族塞人社区提供在经济上自由发展的机会，以往他们的这种机会是被剥夺了。我们还指出，土族联合邦在军事上必须拥有防卫的力量，以便防止土族塞人社区过去蒙受的反复袭击事件重演。至于问题的细节，我们同意按照布鲁塞尔协定设立若干专家委员会来研究所涉及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并向双方政治对话者提出报告。

从希族塞人方面，我们得到了什么建议呢？只不过是百分之二十的领土划给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空洞的数字。但为什么不提百分之三十五呢？为什么不提百

分之二十五呢？为什么不提百分之X呢？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标准呢？除了一个简单的算术数字以外，希族塞人的建议中，一点具体的东西也没有。举例来说，希族塞人方面有没有说过他们会接受一个分成两个区域的联邦——使谈判取得任何进展的这个必要前提吗？

他们接受了在中央联邦政府中政治平等（这在任何联邦中都是固有的）这个原则吗？他们阻挠设立各个小组委员会，并继续不接受土族塞人社区作为他们的真正的——实在是说是唯一的平等伙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指控土族塞人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建议吗？真能谴责我们使两族间的对话陷入僵局吗？

谈判进程，从它本身的性质来说，就涉及互惠性、彼此亲善和相互适应。可是希族塞人方面却期望土族塞人方面对领土方面提出更为具体的意见，却不就问题的其他方面提出任何具体意见。问题必须整个解决才行。

有人批评我们执行一种分离主义的政策。岛上的实际分离并不是我们造成的。这种分离是希族塞人领导强加给我们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应再一次公开声明，土族塞人方面反对塞岛的分治。我们相信，塞浦路斯必须继续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国家。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受到土耳其和希腊两国有有效保证的两区联邦的办法，才能实现这一点。今天，这种和解的基础已经存在，这种和解将使两族得以在塞岛和平共处。所需的只是土族塞人社区和希族塞人社区通过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达成协议。

但是，谈判的成败取决于当事各方的政治家风度、善意和相互尊重。我们是一个共同创立者和合伙者的群体。没有我们的参与，这个问题和塞浦路斯危机就不能解决，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希望，希族塞人领导将会放弃他们的“长期斗争”的政策，承认塞岛上土族塞人社区的存在，回到谈判桌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并在今后避免做出足以阻碍两族间对话的事。

让我们一起在谈判桌旁坐下来，在一种亲善的精神下坦率地讨论我们的歧见。

土族塞人方面准备在任何时候恢复谈判。事实上，我们何不学习一下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外交部长所树立的榜样？他们在今年八月安理会有关爱琴海问题的辩论之后，立即会晤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何妨也这样做？我的来自塞浦路斯南部的对话者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何不同我一起前往隔壁，马上毫不迟延地开始谈判呢？这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唯一方法。

我向我的高贵的朋友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伸出友谊的手，希望他会对此一恳切而真诚的献议作出肯定的响应。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的名望、众所周知的能力、高超的才能和技巧，都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非常赞赏的，足以保证我们的辩论会圆满结束。

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都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个同希腊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的邻近友好国家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同时我要感谢安理会的理事国让我参加讨论。

我还要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我国政府和我个人都热烈和诚挚地祝贺他重新当选。

经秘书长的建议，安全理事会刚刚决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这个决议是塞浦路斯政府同意的，也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

我要借此机会深切感谢提供部队给联塞部队和自愿捐款维持联塞部队的会员国。我们诚挚地感谢秘书长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即将离任的部队司令普雷姆·钱德中将，以及他属下的官兵，他们冒着个人危险，执行了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任务。我们还要同其他人一起特别感谢印度的普雷姆·钱德中将。他在塞浦路斯服务的时间相当久。他以忠诚、不屈的勇气和其高尚的品格，对于和平，对于他领导下的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负责执行的人道主义工作，都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我们欢迎新的部队司令，爱尔兰的詹姆斯·约瑟夫·奎因少将，祝他成功地执行他艰苦而重要的任务。

最近大会正在全面辩论塞浦路斯问题，因此可能不需要再提到安理会已经知道的事情。安理会知道，大会以九十四票对一票的绝大多数通过了第31/12号决议，其中重申第3212(XXIX)号和第3395(XXX)号决议，要求紧急执行这两项决议，即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避免采取违反第3212(XXIX)号决议、以塞浦路斯为对象的片面行动和干预，包括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的行动毫不迟延地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走一切外国武装部队，外国军事

设施和人员，并停止外国对其事务的一切干涉；让难民安全回返家园；两族代表在秘书长主持下，以有意义和建设性的方式立即恢复谈判。

大会还在第31/12号决议中，对塞浦路斯危机继续拖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深表关怀；要求有关各方同秘书长充分合作，执行大会决议；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考虑采取适当步骤以执行其第365(1974)号决议（其中赞成大会第3212 XXIX)号决议），并请秘书长继续为两族代表的谈判进行斡旋。

这就是安全理事会要求把联塞部队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背景。同我们的辩论有关的还有安全理事会第391(1976)号决议和以前的决议，当然也包括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的两份报告——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的S/12222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的S/12253。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已经就秘书长报告里所说岛上的局势和塞浦路斯问题所涉范围更广的问题提出塞浦路斯政府的看法。他已经说得非常详尽，令人心悦诚服，因此我不需要重复了。但是，请容许我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个报告中最令人忧虑和震惊的事实。这两个报告比秘书长今年六月的报告读起来更令人害怕。根据六月份的报告，安全理事会主席已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代表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宣布：

“深切关怀塞浦路斯当地人民的前途。”（S/PV/1927, 第2页）

秘书长的报告已经说得很明显，而且把情况完全揭露出来，因此我只想谈谈其中突出的几点。

联塞部队和联合国民警的行动自由，依然在种种借口下受到限制。它们只能在有限的基础上执行人道主义的工作——第S/12253号文件第10段和第42至49段。

这份文件在“法律和秩序”一节第47段说：

“据收到的报告说，在法马古斯塔地区，希族塞人的商号和其他房屋里的

很多货品……继续不断被人搬走。”

关于失踪人员问题，自从土耳其一方拒绝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选派一个调查队的建议后，就始终没有任何进展——第 S/12222 号文件第 10 段和第 S/12253 号文件第 48 段。

至于人道主义问题，第 S/12222 号文件第 8 段说：

“关于在维也纳第三回合谈判结束时发布的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公报内所载协定的执行情况，还是象我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的报告内叙述的一样。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情况仍然是值得严重关心的事情，不仅是由于人道的立场，而且因为它构成两族之间激烈争辩的问题。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继续被限制在他们的村庄和周围的地区以内。医药、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的设施每下愈况。——我强调指出这一点。——在北部现在没有希族塞人的医生行医。”

第 S/12253 号文件第 28 段说：

“我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的报告（S/12222，第 8 段）中曾指出，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生活条件并无改善，他们已加速向南部迁移，而这种情况至为严重。联塞部队进入希族塞人聚居地和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秘书长最近的报告第 72 段中还表示下列意见：

“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处境是一个使人特别关切的问题。这些希族塞人现在大部分已到南部去，目的显然是在寻求安全和较佳的生活条件，这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本来，预期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维也纳第三回合会谈在这方面达成的协议（S/11789），特别是准许联塞部队照常自由进出当地的希族塞人居住区，可以大大减轻这个问题。可惜，一直未能适当地执行这项协议，以致希族塞人陆续离开北部。

赶走当地的希族塞人，从土耳其本土有计划地移民，以开拓殖民地，来改变岛内的人口结构。对这个问题，报告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引用第 29 段：

“希族塞人在北部的人口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有7,371人，到十二月六日已减至3,631人，共迁出了3,740人。希族塞人留在凯里尼亚的还有17人，比原有的减少了160人，在卡尔帕斯还剩下3,614人，减少了3,580人。目前的迁出率平均每天约为41人。一九七六年六月到十二月期间，在北部有10个村庄的希族塞人迁移一空，其中三个村庄在凯里尼亚，7个村庄在卡尔帕斯。上述迁出人数不包括38名因医疗原因由联塞部队救护队从卡尔帕斯运往南部的人员。”

“与此有关的是第30段，其中提到希族塞人的亚卢萨镇的居民被集体赶走。”

难怪难民的数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据秘书长同一报告第53段说，总数达到195,991人。

土耳其说希族塞人是自动离开老家去南方的。关于这一点，我要提到报告的第31段，其中说：

“经协商同意的希族塞人申请迁往南部的审查程序并没有有效执行。”

我认为，有了这个明确的证据，土耳其当局所用的相反说法就完全不可听信。联塞部队建议派调查团去卡尔帕斯调查情况，土耳其一方以种种借口拒不同意。这一点也不无关系。

秘书长报告内所载的统计数字很明显地指出土耳其占领区内剩下的希族塞人面临的危险是多么大，是多么紧迫，安理会有重大责任防止土著人民完全被赶出老家。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这些土著人民已对文化作出贡献。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我在安理会发言时说过，今天我再说一遍：

“全面消灭当地一切居民并没收其一切财产，不仅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具体规定，违反了关于占领区内居民待遇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而且还公然违背了《宪章》和联合国

的一切立场。”(S/PV.1925,第36页)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令人担忧的事实以外,秘书长的报告还载有一个令人十分不安的新因素,就是土耳其占领军企图改变停火线的现状。

很不幸地,从报告第19段至27段可以明显看到,土族塞人的人口不超过全岛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土耳其人,却假借这个少数民族的名义,继续占领共和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和百分之七十的资源,包括最肥沃的土地,而且从北部希族塞人手中抢去的土地,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耕种,尽管如此,土耳其军方还妄图侵占缓冲地带,把希族塞人赶出他们根据历来协定拥有和耕种的土地,把土耳其的农民迁往当地。

据报告第24段所记载,这种企图造成了土耳其方面同联塞部队之间若干令人遗憾的事件。我确信安理会也认为,占领国这种不正当的行动,不仅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特别是第391(197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和以前各项决议——而且对于维持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也充满严重的危险。秘书长的报告第71段中强调指出:维持停火线的现状,不把这个地区变成荒地,是很重要的。

我们请安理会认真注意这个问题。

第五章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91(1976)号决议第6段的规定而进行的斡旋,使我们感到严重关切,因为它反映在解决问题方面完全没有进展。

我要立即说明我国政府是怎样感谢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劳苦不懈的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我借此机会向他和他的同僚——副秘书长古耶尔先生和厄克特先生和他们的助理人员——致以真诚的感谢。

我要再向安理会保证,希腊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秘书长的斡旋。毫无疑问塞浦路斯问题按安理会的要求达成公正持久解决的最大希望,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76段所说,在于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谈判。

但是,安理会在历次决议中确认,要使谈判认真而有意义,必须遵守以前在秘

书长主持下举行各回合谈判时达成的协定。可是，在维也纳举行第三回合谈判时所达成关于人道主义事务的协议，第五回合谈判时签订的关于两族协商协定，都没有受到遵守。两项协定不断受到土耳其方面的破坏，每次都有不同的借口。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还规定应该避免采取可能不利地影响谈判前途的片面行动，也应该避免采取可能增加两族之间紧张局势的行动。我确信，安理会也认为，不执行维也纳会谈期间所达成的协定、继续公然侵犯土耳其控制区内的希族塞人的人权、有计划地驱逐当地的希族塞人、从土耳其本土移民到北部来开拓殖民地、干涉联塞部队的行动自由、威胁用武力来改变停火线的现状，都绝对不是为谈判铺路的适当办法。此外，对方故意避免就这个问题的领土方面提出具体建议。我们还在等候他们提出这种建议。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指出，塞浦路斯问题要找到我们大家渴望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就必须按照宪章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认真、诚挚、有意义的谈判，并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我们还要向安理会强调指出，绝对不能让谈判的过程变成拖延的策略，永远维持既定的事实，制造所谓不可逆转的形势。联合国对这种策略的结果有过惨痛的经验。

塞浦路斯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正如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中明智地确认，这是消除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的唯一方法。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好话，特别是他说到我国和我们两国之间良好合作的话。

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并对你在处理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问题时所作勤奋而明智的努力，表示深切感激。我同时要向贵国罗马尼亚致敬。土耳其和罗马尼亚不断在发展友好和互利的关系。

我要借此机会向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重申我们非常重视他为谋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不断作出的努力。

我们再度表示感谢向联塞部队提供特遣队并捐助经费的国家。

我也要赞扬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大使和两位副秘书长厄克特先生和古耶尔先生全心全意努力履行他们的职务。我国代表团也要赞扬在塞浦路斯长期服务即将退休的普雷姆·钱德中将。我们祝福他前途无量。我们还要向联塞部队新任司令奎因少将致意。

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重新指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职权最初由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作出如下的规定：

“... 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运用其最大努力，防止战斗再度发生，并于必要时，协助维持并恢复治安，回复正常状态”。

这一任务是在希族塞人同土族塞人两族间的冲突情况中设想出来的，它曾一再得到安全理事会的确认，最近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第391(1976)号决议里。

联塞部队驻在塞浦路斯已经十二年多。虽然联塞部队的军兵都忠于职守，却不能够防止战斗和暴力再度发生，也不能够阻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四年以推翻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为目的而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次企图。在这段期间，岛上发生了多次危机，造成实际的战斗，生命的丧失，并使人数较少的一族遭遇到极大的困难和苦痛。然而，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还是一再延长，因为有人认为联塞部队的驻留多多少少有助于防止暴力行为升级。但是，联塞部队对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的既成事实和其后果却无能为力。土耳其的部队依据《保证条约》的规定，出面干预，才使塞浦路斯不致被希腊并吞。

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以来，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

“...影响到联塞部队的职权，在有些情况下，还要求联塞部队行使一些新的或变更了的职权。”（S/12253, 第7段）

但是，在一九七四年，从开头已经显示，除非充分考虑到这个紧急局势的各种需要，否则联塞部队就不能继续适当行使它的职权，更不用说它新的或变更了的职权。当然，联塞部队必须就它的驻扎、部署和执行任务与土希两方的行政当局达成协议。

事实上，登克塔什总统和联塞部队司令恰好在一年前签订了一项议事录，以期就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控制地区的驻扎、部署和执行任务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安排。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目前已经拟妥双方换文的议定格式，来记录这些安排。但是还没有拟出换文的定稿。这件工作迟迟没有完成，确实令人遗憾。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与联塞部队之间没有协定，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到的各种困难当然就无法克服。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代表切里克先生在驳斥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歪曲事实的话时，对报告提到的大部分问题，已有详细说明。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权限之内。驻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领土内的土耳其部队没有参加任何这些问题的决策过程。土耳其部队的唯一任务只是驻扎该地，保障土族的安全，防止土族受到任何攻击，直到达成两族都可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为止。我想，这充分答复了赫里斯托菲季斯先生错误地向我提出的问题。

安理会在第391(1976)号决议中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到联塞部队的职务之一是促进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们认为事实确是如此，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同意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但是，联塞部队的单单驻在塞浦路斯，并不能有助于寻求协商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应该由直接有关的两方来寻找。安理会因为了解这个事实，在它的决议内除了要求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外，还要求双方进行具体谈判，并且年复一年地表示希望在每六个月期限届满时，不必再延长。

我们不应把这项要求继续当作仅仅表示一种诚恳的希望，象例行公事一样反复提出来。

我国政府欢迎并赞同土族塞人代表刚才提出非常积极的谈判要求。我们热烈希望谈判过程不久即可展开，也希望公正的解决方法可以医治过去的创伤，并促进土希两族间的有效合作。关于这一点，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鼓舞。我们希望他非常顺利展开工作，确保立即恢复两族的会谈。

说了这些话后，我要声明我国政府对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立场。安理会很了解我们对塞浦路斯代表权问题的不变基本立场。我们不能接受其中提到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的任何文件。我们比以前更坚决地认为，希族塞人代表没有任何权利代表塞浦路斯发言，目前也没有一个代表塞浦路斯的政府存在，两族的代表有权以平等地位在所有场所发言。因此，这个决议内既然提到了“塞浦路斯政府”，我们就不能接受。至于执行部分第2段，我国政府已经公开表明了立场。

我们同意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同意延长，也注意到切里克部长在发言时告诉安理会说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同意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

我们衷心支持序言部分第4段所提的恢复两族谈判的要求。我们敦促秘书长尽早召开两族代表的谈判。

我们认为，目前的这个会议有双重的目标：一方面延长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另一方面重新强调双方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谈判。我们相信，这是安理会对塞浦路斯问题能够作出的唯一有利贡献。这个目标已经达到。因此，我不想跟希族塞人的代表再辩来辩去，他好象很喜欢辩论。我倒不喜欢这种辩论，其实这种辩论丝毫没有一点用处。我的希腊同事引用了秘书长报告内的许多话，再掺了主见和暗中曲解，使报告内那几段的原意完全改变。我知道希腊代表感到内疚，但是我认为他不该把自己扮做和平与人类慈悲的天使。我还以为他会象我一样，不要老是辩论时驳来驳去。

主席： 谢谢土耳其代表对我和我国讲的客气话。

赖亚力先生（中国）： 在本届联大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时，中国代表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该问题的立场，这里不再重复。 鉴于 S/12256 号决议草案主要是涉及联合国部队问题，而中国对联合国部队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中国代表团未参加对 S/12256 号决议草案的投票。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我国代表团几小时前抱着极满意和宽慰的心情，投票赞成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感到满意和宽慰，因为依我国代表团看来，联塞部队的驻留，对维持该岛的和平及安全，显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12253号文件）中指出，联塞部队仍有留驻塞浦路斯的必要。我们也同意这点。秘书长指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联合国部队从岛上撤出，两族间的紧张局势必然更形严重，同时会危及停火，使达成塞浦路斯公正持久和平的希望更趋渺茫。

联塞部队所承担的任务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任务。主要问题之一是帮助维持停火线不变，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有人一再企图把某些地区的停火线向前移动。联塞部队设法维持双方停火线中间地区开放给平民进行无害的活动，特别是耕作。这些地区约占塞浦路斯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可供有利和有建设性的用途。但是，目前有一个危险，就是军事行动可能把这些地区就会变成你争我夺、荒废的无人地带。因此，双方极须与联塞部队全力合作，使这方面的军事状况保持不变。

目前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塞浦路斯北部的局势和住在那里的希族塞人。在那个地区里，联塞部队特别难以得到行动自由，而行动自由是联塞部队执行任务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联塞部队没有完全得到不受干扰、自由照常进入希族塞人聚居地的权利，因此它的人道工作受到了阻碍，它为创造有利于公正持久解决的气氛而作出的努力也受到了破坏。

当然，联塞部队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完全是反映出目前塞浦路斯全面局势的复杂性。在订立谈判办法方面有若干明显的困难，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长期以来，一直很难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两族间谈判，这也令人严重关切。唯有两族间达成协议，塞浦路斯问题才会得到和平、稳定和公正的解决，而达到这种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举行两族会谈。

瑞典认为，任何一方如果采取片面行动，绝不会得到持久的解决办法。结果

几乎一定会引起对抗行动、更大的苦痛和紧张状态。因此，瑞典政府呼吁双方在秘书长主持下恢复谈判，以达到可使所有各方的合法利益都受到保障的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希望能够恢复人道问题的谈判，使一九七四年事件发生以来许多流离失所饱受苦痛的塞浦路斯人民尽早得到援助。

我国代表团虽然参加安理会作出今天的决定，但不得不指出联塞部队因为自愿捐款不够，有好几年的费用还没付清。自一九七〇年以来，联塞部队的预算赤字已从750万美元增到大约4,500万美元。我国政府也非常担心日益增加的赤字。事实上，提供军队的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除了直接承担很大部分的费用以外，还要应付这笔赤字。因此，解决偿还提供军队国家款项的问题，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我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联塞部队司令普雷姆·钱德中将表示深切感激，他在这个艰难时期的工作表现优异，发挥了极有才干的领导能力。他在联合国服务了许多年，现在就要离任了。瑞典代表团祝他一切顺利。

瑞典政府也要向联塞部队的军兵表示深切感激，谢谢他们在执行这项极为艰难的工作时的卓越表现。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向秘书长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表示真诚感激，谢谢他们全心全意努力不懈争取塞浦路斯的最后和平。我们也要感谢秘书长和他特别代表的助理工作人员。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代表瑞典政府向秘书长表示，我国政府和瑞典人民深心感激他为谋求塞浦路斯和其他地区和平及和解而作的不懈努力。我们恭贺他连任；更为联合国庆幸。我们祝他未来工作顺利，也保证瑞典政府和人民继续全力支持他的努力。

主席：我也要对瑞典代表讲几句话。

这似乎是我们的瑞典同事奥洛夫·吕德贝克大使最后一次在安理会上发言。我要告诉他，我们大家多么感激他过去两年来参加安理会工作的卓越表现，多么高

兴能够在这个机构和整个联合国里同他一起工作。

我祝他调任瑞典驻伦敦大使后，一切顺利。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主席先生，你很客气对我个人讲了话，我也非常希望致答。

不但明天我要离开，今年年底我国也要离开安理会。这可能不是安理会本月分的最后一次会议，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安理会的会议。

我借此机会表示我和我国代表团的同事们都很感激安理会各位理事在过去两年来给我们的有效合作和友谊。在这段期间，我们的工作格外繁忙，我们面临了许多极其紧要的问题。

对瑞典代表团的人员来说，能够有机会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不论是常任理事国或是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团一起密切合作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主席先生，我们要谢谢你和安理会全体同事的友谊和合作。

奥文尼克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要欢迎法国常驻联合国的新任代表雅克·勒普雷特先生出席安理会，祝他在这个责任重大的职务上一切顺利。我们特别高兴看到勒普雷特先生率领法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因为他对联合国的事务并不陌生。因此，我们确信他的知识和经验对安理会必有帮助。

我也要借此机会告诉即将离任的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吕德贝克大使说，我们多么感激他和他的国家对安理会的工作所作的有效积极贡献。我们祝他就任新职后一切顺利。

安理会再次审议关于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驻留期限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同整个塞浦路斯问题的重要政治因素分开来单独讨论。因为塞浦路斯的局势依然十分复杂紧张。

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自从它的内政受到外来悍然的军事干涉以来，已经将近两年半了。我们今天还感受到那次干涉的后果。外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塞浦路斯领土内。瓜分塞浦路斯和消灭统一的

塞浦路斯国的企图，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某些集团，不顾联合国的决定，设法压制塞浦路斯，以达到他们自己的军事目标，把这个岛变成北约组织在东地中海的一个据点。

自一九七四年夏季事件发生后，岛上各地区间历来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联系受到了破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成千上万的塞浦路斯人民在自己国家内沦为难民。岛上土希两族代表之间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事实上，会谈已经陷入僵局。

近几年来，联合国的安理会和大会再三审议塞浦路斯问题。一个月前，大会还以绝大多数通过了第31/12号决议，其中重申了第3212(XXIX)和3395(XXX)号决议，并要求立即予以执行。

安理会也再三审议塞浦路斯的局势。在过去的两年半内，安理会一共通过了14个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

联合国的这些决定清楚地说明了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基本原则。这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坚决反对任何分割该岛的企图。进一步说：必须要迅速撤出驻在该岛的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人员；停止对自主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这就是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让难民返回家园。这就是说，确保塞浦路斯两族代表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举行的谈判成功，以期达成政治解决。最后，这也是说，有关各方不得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和可能危害两族间谈判的任何片面行动。正如安理会第360(1974)号决议所特别强调，不应以军事行动取得优势，而阻碍或预断谈判的结果。

不幸的，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基本原则不但没有执行，反而经常受到破坏。

塞浦路斯危机迟迟未能解决，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决定也没有执行，因而导致岛上军事对抗的升级、增加两族之间的隔阂，使东地中海这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这种局势是不可容忍的，是不能接受的。安理会必须确保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

决定获得执行。这样可以增加联合国的威望，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

对于同解决塞浦路斯危机有关的问题，苏联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始终一致的。苏联在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应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塞浦路斯的内政必须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决定的原则来解决，并且必须顾及两族的利益，外人不得企图强迫塞浦路斯人民接受别人的决定。

持久解决办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该岛的非军事化，包括撤出岛上的外国军队和撤除岛上一切外国军事基地。

苏联断然反对背着塞浦路斯人民，不理联合国，为了任何国家集团或军事集团独享的利益，来谋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苏联坚决赞成立即充分执行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最近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坚决声明赞成根据我刚才扼要说明的原则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也重申了上述关于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原则。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期间也重申了这些原则。

苏联提议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一个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来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提议尤其是适合时机。目前的僵局明显证明如果站在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上、站在东地中海的安全上、站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目标上来处理塞浦路斯问题，除了采用这种解决方法以外，别无其他办法。秘书长目前就该岛局势提出的报告证明苏联另一个提议也是适合时机的——也就是说，提议派一个安理会特派团到塞浦路斯去，直接调查联合国的决定是否正在执行，如果没有执行，也调查没有执行的理由。

苏联代表团并不反对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因为相信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也已同意予以延长。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联塞部队的费用应象过去一样，由自愿捐款来支付。

最后,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强调,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驻留期限的延长并不就表示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方面获得了进展。安全理事会必须尽力使塞浦路斯问题不再无理拖延下去,也不应容许有任何事态发生,使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主席: 安理会将在明天上午的会议结束这个项目的审议工作。

下午七时四十分散会